

看到王文娟过世的消  
息，忍不住想起了孙道  
临先生，想起今年是孙  
道临先生诞辰一百周  
年，也想  
起我和孙道临先生一  
段交往的往事。

在北京的北长街西  
侧，有前宅胡同和后  
宅胡同。这是清朝才  
有的两条胡同，本来  
是一处官宦人家的大  
宅门，前宅后宅各开  
了一扇大门，门前人  
来人往，走的人多了，  
便有了路，渐渐形成  
了两条胡同。前宅胡  
同在南，后宅胡同在  
北，东临故宫，西邻  
中南海，北邻北海，  
都近在咫尺，真正属  
于皇城根皮子底下，  
从古至今都非常幽  
静，与一些喧嚣的网  
红胡同和杂乱的破旧  
胡同，不可同日而  
语。相比较而言，前  
宅胡同短些，却也宽  
些，院落多轩豁典雅  
，多名人居住，比如  
当时的中法学家何基  
鸿。

三十一年的前，  
1990年夏天，如果  
不是孙道临先生约我  
到那里见面，见寡识  
陋的我，根本不知道  
京城里还有这样一条  
短小精悍典雅别致的  
胡同。如果不是由于  
有了孙道临先生，胡  
同再如何典雅别致，  
和我关联不大。有  
了孙道临先生，这大  
胡同便有了我难忘  
的回忆，回忆中的一  
切，才有生气和生命  
，如同阳光透过胡同  
中的老梨树枝叶洒下  
的光斑闪烁，始终

厂，决定投拍，让我  
来完成

说也奇怪，尽管部队  
生活是那么的艰苦紧  
张和充满奉献牺牲，  
也尽管戎装早已脱去  
，兵营早已远离，但  
昔日在大熔炉里激情  
燃烧的那情那景，伴  
随着大山丛林的久久  
回声，怎么也挥之不  
去，冲淡不了。

最让我刻骨铭心和  
喟叹感恩的生死之情  
是：在我胸前的战功  
章里有参与攻克敌人  
和打清剿战时友邻的  
配合掩护，佩戴的大  
红花里有我同战壕战  
友的鲜血洒红，高山  
下的“花环”里埋有  
我过命兄弟的年轻忠  
魂。

那年我们从东线疆  
场62号界碑回国驻  
防边境期间，及时展  
开了烈士的善后工  
作。当我第一时间去  
奔波看望烈士们老家  
的亲人时，有许多难  
过的话、感激的话、  
同乡战友捎的话和代  
表组织的话，但再怎  
么说和怎样去抚慰，  
也抹不去我心中的痛  
和要表达的情，更无  
法弥补光荣烈属所承  
受的家庭天塌地裂损  
失和在巨大痛苦艰辛  
里擦不干的眼泪。如  
湖北籍烈士、优秀共  
产党员涂维军，老家  
唯一的亲人是住在偏  
僻山坳里过早白苍苍  
的母亲。在那段查无  
音讯的难熬日子里，  
她母亲因天天盼着爱  
子能早日从前线平安  
回来，已哭坏了一只  
眼睛。当她听到噩耗  
用两手紧拽我的双肩  
拼命摇晃、撕心裂肺  
地呼喊着她儿子的小  
名时，我在战场上直  
强忍的泪水顷刻奔涌  
而出。望着这位哭得  
当场昏厥的老人，我  
们暗暗发誓，您今后  
就是我们战友共同的  
涂妈妈。“八一”战  
旗为什么美如画？是  
无数像涂妈妈这样的  
家庭用悲痛欲绝的流  
血流汗又流泪去染红  
和浸渍了她。要说咱  
们参战的铁血儿女是  
新一代最可爱的人，  
那么烈士的亲人就是  
最可敬的人！一寸疆  
土一寸血，人们不能  
忘记今天的安宁，是  
战士们的鲜血换取的  
。触景生情，我也想  
起了自己远在上海也  
在担心理想的父母。  
自从上了战场，心弦  
一直绷得很紧，除了  
战斗啥都顾不上想，  
也未曾去想。现在回  
来了，感觉按战时保  
密规定，已有特别漫  
长的一段时间中断了  
对外通信联系，所以  
对家里的近况如同与  
世隔绝般茫然，确实  
很想早点知道和看到  
。但当时部队还有任  
务，就是先给家里报  
个平安也不到回家的  
时候。于是，我放下  
纠结和夜晚遥望星空  
的思乡渴望，日夜兼  
程地完成所看望的烈  
士家庭后，提前返回  
了自己的一线指挥岗  
位。

你不要悄悄地流泪，  
你不要把儿牵挂，当  
我从战场上凯旋归来  
，再来看望亲爱的妈  
妈……假如我在战斗  
中光荣牺牲，山茶花  
会陪伴着妈妈……  
《再见吧，妈妈》是  
涂维军等烈士和我们  
这些带着伤痕的幸存  
者，深情献给所有像  
涂妈妈这样的兵妈妈  
的心声之歌，也是我们  
当兵人最壮丽激扬的  
青春之歌，豪迈之歌  
。

跳跃在三十一年的  
那个中午时分。

我去的时候，一眼  
看见，孙道临先生已  
经早在前宅胡同东口  
，即北长街那儿等着  
我了。记忆是那样的  
清晰，一切恍如昨

## 前宅胡同夏忆——孙道临先生百年纪念

肖复兴

天：他穿着一条短  
裤，远远地就向我招  
着手，好像我们早就  
认识。我的心里打起  
一个热浪头。

要说我也见过一些  
大艺术家，但像他这  
样的艺术家，我还是  
第一次见到，他的儒  
雅和平易，也许很多  
人可以做到，但他的  
真诚，一直到老的那  
种透明，却并非是人  
人能够达到的境界。

前宅胡同里，有上  
海驻办事处，他来北  
京住在那里。中午，  
他请我在上海办事  
处的餐厅吃午饭，那  
里是正宗的上海本帮  
菜，口味纯正。除

了吃饭，我们谈的是  
一个话题，那就是母  
亲。他说他在年初的  
一个晚上看新的一期  
《文汇报》，那上面  
有我写的《母亲》，  
他看了一夜，感动地  
流出了眼泪，当时就  
萌生了一定要把它拍  
成一部电影（其实那  
只是一篇两万多字的  
散文），经过了半年  
多的努力，他终于说  
服了上海电影制片厂  
，决定投拍，让我来  
完成

说也奇怪，尽管部队  
生活是那么的艰苦紧  
张和充满奉献牺牲，  
也尽管戎装早已脱去  
，兵营早已远离，但  
昔日在大熔炉里激情  
燃烧的那情那景，伴  
随着大山丛林的久久  
回声，怎么也挥之不  
去，冲淡不了。

最让我刻骨铭心和  
喟叹感恩的生死之情  
是：在我胸前的战功  
章里有参与攻克敌人  
和打清剿战时友邻的  
配合掩护，佩戴的大  
红花里有我同战壕战  
友的鲜血洒红，高山  
下的“花环”里埋有  
我过命兄弟的年轻忠  
魂。

那年我们从东线疆  
场62号界碑回国驻  
防边境期间，及时展  
开了烈士的善后工  
作。当我第一时间去  
奔波看望烈士们老家  
的亲人时，有许多难  
过的话、感激的话、  
同乡战友捎的话和代  
表组织的话，但再怎  
么说和怎样去抚慰，  
也抹不去我心中的痛  
和要表达的情，更无  
法弥补光荣烈属所承  
受的家庭天塌地裂损  
失和在巨大痛苦艰辛  
里擦不干的眼泪。如  
湖北籍烈士、优秀共  
产党员涂维军，老家  
唯一的亲人是住在偏  
僻山坳里过早白苍苍  
的母亲。在那段查无  
音讯的难熬日子里，  
她母亲因天天盼着爱  
子能早日从前线平安  
回来，已哭坏了一只  
眼睛。当她听到噩耗  
用两手紧拽我的双肩  
拼命摇晃、撕心裂肺  
地呼喊着她儿子的小  
名时，我在战场上直  
强忍的泪水顷刻奔涌  
而出。望着这位哭得  
当场昏厥的老人，我  
们暗暗发誓，您今后  
就是我们战友共同的  
涂妈妈。“八一”战  
旗为什么美如画？是  
无数像涂妈妈这样的  
家庭用悲痛欲绝的流  
血流汗又流泪去染红  
和浸渍了她。要说咱  
们参战的铁血儿女是  
新一代最可爱的人，  
那么烈士的亲人就是  
最可敬的人！一寸疆  
土一寸血，人们不能  
忘记今天的安宁，是  
战士们的鲜血换取的  
。触景生情，我也想  
起了自己远在上海也  
在担心理想的父母。  
自从上了战场，心弦  
一直绷得很紧，除了  
战斗啥都顾不上想，  
也未曾去想。现在回  
来了，感觉按战时保  
密规定，已有特别漫  
长的一段时间中断了  
对外通信联系，所以  
对家里的近况如同与  
世隔绝般茫然，确实  
很想早点知道和看到  
。但当时部队还有任  
务，就是先给家里报  
个平安也不到回家的  
时候。于是，我放下  
纠结和夜晚遥望星空  
的思乡渴望，日夜兼  
程地完成所看望的烈  
士家庭后，提前返回  
了自己的一线指挥岗  
位。

你不要悄悄地流泪，  
你不要把儿牵挂，当  
我从战场上凯旋归来  
，再来看望亲爱的妈  
妈……假如我在战斗  
中光荣牺牲，山茶花  
会陪伴着妈妈……  
《再见吧，妈妈》是  
涂维军等烈士和我们  
这些带着伤痕的幸存  
者，深情献给所有像  
涂妈妈这样的兵妈妈  
的心声之歌，也是我们  
当兵人最壮丽激扬的  
青春之歌，豪迈之歌  
。

剧本的改编工作。他  
这次来北京，主要就  
是来找我商谈此事，  
居然那样的信任，没  
有什么交谈，更没有  
见过面，就把编剧的  
活儿交给了我。

他对我说，读完我  
的《母亲》，他想起  
自己小时候在北京西  
什库皇城根度过的童  
年，想起了自己的母  
亲。他也想起了在那  
些艰苦和残酷的岁月  
里，他所感受到的如  
母亲一样普通人给予  
他的难忘的真

那天，他主要是听我  
讲述了我的母亲故  
事，和我对母亲无可  
挽回的闪失和愧疚。  
他就那样静静地听  
着，不打破我，竟然  
听着听着情不自禁地  
落下了眼泪。我不敢  
看他的眼睛，因为我  
从来没有见过七十岁  
的人的眼睛居然没有  
浑浊，还是那样清澈  
，清澈得泪花如露珠  
一般澄

忽然，他蓦地站了  
起来，有些激动地对  
我说：我为什么非要  
拍这部电影？我不只  
是想拍拍母爱，而是  
要还一笔人情债，要  
让现在的人感到真情  
对于这个世界是多  
么的重要！

我们一老一少泪眼

月初，第16届残奥  
会在东京落下帷幕。  
中国健儿取得了金牌  
和奖牌总数两个第一  
的骄人成绩。看到那  
些残疾运动员奋力拼  
搏、发愤图强的场景  
，不仅令人钦佩，要  
为他们点赞，而且也  
倍感振奋，值得我们  
学习。有人说得好：  
“奥运会是创造英雄  
的地方，残奥会是英  
雄聚会的地方。”前  
者是发扬“更快、更  
高、更强、更团结”  
奥运精神的场所，后  
者则不止于此，还是  
展示残疾人与命运顽  
强抗争、发愤图强以  
改变命运的精神的舞  
台。

就拿夺得我国残奥  
会代表团的唯一金牌  
的上海籍佩剑运动员  
李豪来说，两岁时一  
场车祸夺去了他的右  
腿。童年的不幸并没  
有使他沉沦，他先是  
学习游泳，后来改练  
佩剑。现在，他用手  
里的佩剑扫除了挡在  
他人生道路上的种种  
困难和不幸，终于圆  
了世界冠军之梦。他  
通过孜孜追求和努  
力，改变了他的命运  
！

“命运”是什么？  
有词典说，“命运”  
就是人的贫富、生死  
及其一切遭遇。依愚  
见，一个人的“命运”  
其实就是其人生轨  
迹，而且带有一定的  
规律性和必然性。往  
细处说，决定一个人  
“命运”的，是其所  
处时代、成长环境、  
生活条件、教育程  
度、脾气秉性、行为  
习惯、机会把握，以  
及遗传基因

“生命于他们本是一  
首长长的歌曲，却戛  
然而止在黎明前，但  
那些凄婉的进奏的音  
符落在了大地上，一  
年年回响不息……”  
这是《战上海》杂技  
剧演出开始的序言，  
每当在舞台的候场边  
看到这串红色的字  
幕，听到厚重的序幕  
音乐响起，还未登台  
表演，我已热泪盈  
眶……

2019年农历正月初  
七，《战上海》建组  
第一天，总编剧董争  
臻和总导演李春燕提  
高嗓门嘱咐：“你的  
角色很重要，责任很  
重大，你的表演一定  
要立起来！”这是确  
定了我“男主”的身  
份，我感到非常荣  
幸和自豪而且还很自  
信。因为当时我的绸  
吊、爬竿节目都是很  
成熟的舞台作品，我  
还又自以为有25年  
的杂技舞台演出经  
验，所以并没有把《  
战上海》看作是一个  
不可逾越的挑战。现  
在回顾起来，那时的  
想法太简单狭隘了。

渐渐地，随着排练  
的层层深入，并对红  
色地标采风瞻仰，我  
慢慢对角色有了定  
位，对这段历史有了  
深刻了解，但总感觉  
距离深度进入人物还  
缺了点关键元素。究  
竟是



洛神赋 (油画) 王煜宏

婆娑相对，映着北京  
八月的阳光的时候，  
我感受到艺术家的一  
颗良心，在物欲横流  
中难得的真情，和对  
这个喧嚣尘世的诘问  
。那天回家，对着母  
亲的遗像，我悄悄地  
对母亲说：一个北大  
哲学系毕业、蜚声海  
外的艺术家，拍摄一  
个没有文化平凡一生  
的母亲，并不是每个  
母亲都能够享受得到  
的。妈妈，您的在天  
之灵可以得到莫大的  
安慰了。

1995年2月，我新

等内外因素。“命  
运”就是这些因素综  
合作用的结果。为说  
明问题，笔者不妨用  
“开车奔向目标”来  
比喻人生：芸芸众  
生开着各式各样的车  
，在宽敞的高速公路  
上行驶，奔向各自的  
目标和终点。你可以  
变道或超车（犹如改  
变命运的努力），也  
可以慢行和歇息，但  
你始终离不了这条道  
路（当然也有例外，  
比如发生车

## 从残奥会谈改变命运

桂乾元

祸等意外），在你追  
我赶、有意无意的竞  
争中一往无前……“  
命运”就是在此过程  
中发生的一切。

那么，难道就只有  
残疾人有“改变命运  
”的问题吗？当然不  
是，我们大家都有一  
个人生工作中遇到了  
重重困难，有人感情  
上遭受了无情打击，  
有人突然查出了不治  
之症，有人在人生道  
路上处处不顺……怎  
么办？是哀叹命运、  
知难而退，还是消极  
沉沦、一蹶不振？不  
，一个有志气有抱负  
的人，应当像残奥会  
运动员那样，发扬顽  
强拼搏的精神，不懈  
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现实生活中，通过  
不断努力改变命运的  
“非残疾人”，多得  
不胜枚举。比如那么  
多在

两本书寄他，里面有  
那篇《母亲》。他写  
信对我说：“再次读  
了你写的关于《母  
亲》的文章，仍然止  
不住流泪。也许是年  
纪大了些，反而‘脆  
弱’了些。总记得十  
七八岁时是要理智  
得多，竟不知哪个时  
候的自己是好些的  
。”

2007年12月，  
孙道临先生逝世。偶  
去北海，再走北长街  
，路过前宅胡同东口  
，忽然觉得孙道临先  
生正站在那里，远远  
地向我招着手。

在欧洲游学多年，  
许多博物馆都成了我  
的打卡地。置身一座  
陌生城市，一旦进入  
当地博物馆，就会与  
这座城市发生联系与  
共鸣，感觉宛如相遇  
一位戴着面纱的女郎  
，她是身材曼妙，还  
是热情妩媚，在你踏  
入博物馆的一刹那，  
便有可能揭开其神秘  
面纱的一角。或许我  
们因囿于时间，无法  
对其进行深入了解，  
于这座城市而言，我  
们毕竟只是匆匆过客  
，但那些心灵受到震  
撼的瞬间值得细细回  
味。

有次一时兴起，与  
好友去马德里周边  
小镇布伊特拉戈·德  
洛索亚。在暖阳下无  
目的地漫步在这个不  
起眼的中世纪小镇，  
竟意外撞上一场“博  
物馆奇遇记”。路过  
小镇中心广场，蓦地  
发现一座建筑醒目地  
矗立在广场中央，走  
近一看，“毕加索博  
物馆”几个字着实有  
些出乎我意料，因为  
很难让人将眼前的小  
镇与现代艺术联系在  
一起，何况是毕加索  
博物馆。沿台阶走入  
地下陈列厅，发现其  
不仅别有洞天，而且  
背后另有故事。

且说毕加索有位朋  
友叫阿里亚斯，他  
也是毕加索的御用理  
发师。20世纪30年  
代，阿里亚斯为躲避  
弗朗哥专政，逃亡法  
国以理发为生。一  
日，毕加索踏入他的  
理发店，从此开启了  
两人长达30多年的  
友谊。回西班牙后，  
阿里亚斯不时去毕加  
索的画室为其理发修  
面。毕加索也毫不吝  
嗔，将亲手制作的油  
画、陶艺、烫画赠送  
给阿里亚斯。毕加索  
去世后，阿里亚斯将  
毕加索赠送给他的50  
多幅作品全部捐出，  
并在自己家乡建立了  
这座博物馆。馆中陈  
列了一个放理发工具  
的盒子，上面烙有毕  
加索亲手制作的《斗  
牛图》，曾有日本收  
藏家愿出高价收购，  
遭阿里亚斯婉拒。阿  
里亚斯在博物馆人口  
处墙上留言：“毕加  
索赠予我的每一件作  
品都是我们一起生活  
、情感与友谊的结晶  
……”这座免费参  
观的博物馆珍藏着这  
位老人对大师的所有  
美好回忆。

大凡有深厚历史文  
化和强烈民族自豪  
感的国家，对博物馆  
都很重视。博物馆涵  
盖的不仅是才华横溢  
的艺术家，也包括民  
众。一个杰出艺术  
家，人们都能在其故  
乡寻到他留下的印  
迹。

比如毕加索，在西  
班牙的纪念馆和展  
品数不胜数，几乎每  
个西班牙人都领略  
过其画作。孤独的梵  
·高生前默默无闻，  
身后名声大噪，荷兰  
政府不仅在首都为  
这位信守“痛苦便是  
人生”的艺术家建立  
个人博物馆，还斥巨  
资收购其生前画作，  
参观博物馆的人络  
绎不绝。一代代人正  
是通过博物馆这一载  
体，不断延续和传承  
民族常识与历史回  
忆。

近日我回上海，恰  
逢莫奈与印象派大  
师展在沪举办，在  
家门口也有了与世  
界顶级艺术作品见  
面的机会，难怪观众  
趋之若鹜。可以说，  
当下上海各博物馆  
、美术馆都有着丰富  
的艺术普及活动，论  
规模和数量，都能让  
参观者感到不虚此  
行。

走进博物馆

了入党申请书，我  
想以更高的标准来  
要求自己，更希望向  
党组织靠拢，不断提  
升自己，做一个对社  
会对单位对人民群众  
有价值的人。

今年，恰逢中国共  
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我终于光荣地成为  
了一名新时代的新  
党员。这是我迈向征  
程中的新身份、新起  
点，也解释了我作为  
一个杂技演员在37  
岁的年纪为什么还站  
在舞台上奋斗，为什  
么还能不断地为杂  
技事业拼劲奋斗。我  
到底要做什么，未来  
要做什么——这曾经  
是一直困扰我的问  
题。但当我真正成为  
一名共产党员后，一  
切问题迎刃而解，我  
找到了方向，明确了  
奋斗目标。我知道自  
己从事杂技事业的初  
心是什么，我是为谁  
而表演，是为了可爱  
的观众，是为了自己  
价值最大化，是为了  
心中所爱：杂技事  
业。

“口罩芭蕾”听上  
去简单，做起来绝  
非易事。请读明日本  
栏。

从艺先从德 责编：殷健灵

## 老兵情

李章华

说也奇怪，尽管部队  
生活是那么的艰苦紧  
张和充满奉献牺牲，  
也尽管戎装早已脱去  
，兵营早已远离，但  
昔日在大熔炉里激情  
燃烧的那情那景，伴  
随着大山丛林的久久  
回声，怎么也挥之不  
去，冲淡不了。

最让我刻骨铭心和  
喟叹感恩的生死之情  
是：在我胸前的战功  
章里有参与攻克敌人  
和打清剿战时友邻的  
配合掩护，佩戴的大  
红花里有我同战壕战  
友的鲜血洒红，高山  
下的“花环”里埋有  
我过命兄弟的年轻忠  
魂。

那年我们从东线疆  
场62号界碑回国驻  
防边境期间，及时展  
开了烈士的善后工  
作。当我第一时间去  
奔波看望烈士们老家  
的亲人时，有许多难  
过的话、感激的话、  
同乡战友捎的话和代  
表组织的话，但再怎  
么说和怎样去抚慰，  
也抹不去我心中的痛  
和要表达的情，更无  
法弥补光荣烈属所承  
受的家庭天塌地裂损  
失和在巨大痛苦艰辛  
里擦不干的眼泪。如  
湖北籍烈士、优秀共  
产党员涂维军，老家  
唯一的亲人是住在偏  
僻山坳里过早白苍苍  
的母亲。在那段查无  
音讯的难熬日子里，  
她母亲因天天盼着爱  
子能早日从前线平安  
回来，已哭坏了一只  
眼睛。当她听到噩耗  
用两手紧拽我的双肩  
拼命摇晃、撕心裂肺  
地呼喊着她儿子的小  
名时，我在战场上直  
强忍的泪水顷刻奔涌  
而出。望着这位哭得  
当场昏厥的老人，我  
们暗暗发誓，您今后  
就是我们战友共同的  
涂妈妈。“八一”战  
旗为什么美如画？是  
无数像涂妈妈这样的  
家庭用悲痛欲绝的流  
血流汗又流泪去染红  
和浸渍了她。要说咱  
们参战的铁血儿女是  
新一代最可爱的人，  
那么烈士的亲人就是  
最可敬的人！一寸疆  
土一寸血，人们不能  
忘记今天的安宁，是  
战士们的鲜血换取的  
。触景生情，我也想  
起了自己远在上海也  
在担心理想的父母。  
自从上了战场，心弦  
一直绷得很紧，除了  
战斗啥都顾不上想，  
也未曾去想。现在回  
来了，感觉按战时保  
密规定，已有特别漫  
长的一段时间中断了  
对外通信联系，所以  
对家里的近况如同与  
世隔绝般茫然，确实  
很想早点知道和看到  
。但当时部队还有任  
务，就是先给家里报  
个平安也不到回家的  
时候。于是，我放下  
纠结和夜晚遥望星空  
的思乡渴望，日夜兼  
程地完成所看望的烈  
士家庭后，提前返回  
了自己的一线指挥岗  
位。

